

“隐约的祖先”：从民间信仰看客家的族群来源

——以赣南寒信村“水府老爷”信仰为例

邹春生

[摘要] 民间信仰是一个族群的重要标识,沉淀了丰富的族群记忆。“客家”是我国一支在赣闽粤边区形成并播迁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族群。关于客家民系的族群来源,学者通常只关注到了“客家”族群中的北方汉人和南方畲、瑶民族成分,而对其他族群成分却很少提及。从赣南一个客家村落的“水府老爷”信仰入手,通过对神灵信仰的来源、信仰习俗,以及村落宗族关系的分析,认为“客家”的族群来源中,很可能还包含了为以往学者所忽略的“昼民”。

[关键词] 民间信仰;昼民;客家

一、问题的提出

民间信仰是一个族群的重要标识,沉淀了丰富的族群记忆。透过民间信仰,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族群的历史内涵和文化认同。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有着丰富历史内涵的民俗活动,要了解它的文化意义,应该在“生活—文化整体观”的指导下,“将特定社会区域视为一个民俗生活整体,从民俗生活整体的角度对艺术活动的意义、价值和功能进行阐释”^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民间信仰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客家”是一群由历史上因战乱等因素,被迫从中原地区南迁至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北方汉人,与生活在这里的南方土著,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融合,所形成的新的族群。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人们开始对在上述事件中起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的“客家人”予以高度关注。学术界也掀起了对客家问题的研究。其中,关于“客家”的族群来源一直是客家研究关注的焦点,并已发表不少专著和论文。在这些成果中,大多数学者基本赞同“客家”的族群来源主要包括南迁的北方汉人和以畲瑶等族为代表的南方土著两大族群。^②然而,在南方土著族群中,除了畲、瑶之外,还具体包括哪些南方土著民族,客家研究

[作者简介] 邹春生,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副教授(江西赣州 341000)。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宋明时期赣闽粤毗邻区的儒学实践与族群整合》(11YJC850038)和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客家民间信仰研究》(13SH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张士闪、耿波:《中国艺术民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 关于客家源流的专著,可参见:《客家研究导论》(罗香林,希山书藏,1933年)、《客家源流研究》(邓迅之,天明出版社,1993年)、《客家源流探奥》(房学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客家源流新探》(谢重光,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客家源流新论》(陈支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者至今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成果,致使“客家”的族源就像隔帘观景,一直隐约不清。

赣闽粤边区是古代百越民族生活的地方。按照其生活方式来划分,百越民族大体可以分为山居和水居两种。其中,生活在沿海和内陆江河上的“疍民”则是居水越族的代表。在赣闽粤边区的各大河流上,也都一直生活着以垂钓捕捞为世业的“水上浮家”。这些“水上浮家”是否就是内河地区的“疍民”,他们是否也已融入“客家”,成为客家的族源之一,值得我们去探讨。

本文所选取的寒信村,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客家村落,寒信村中的萧氏宗族,占了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村人也自称都是“客家人”。例如,在当地文化精英写的旨在介绍村落史和村落文化的小册子的封面上,就以“客家故园”为标题。^① 在2009年由台湾暨南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及广州中山大学主办,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客家文化寻踪夏令营”中,寒信村也被推荐为重点参观考察的客家村落。^② 2013年9月,寒信村作为典型的客家古村落,入选第二届中国传统村落名录。^③ 尽管现在萧氏族人已与赣南其他客家人那样,过着以农耕为生的生活,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应该是“水上浮家”的后代。因此,本文的研究主旨,就是通过村民热忱信奉“水府老爷”这一十分突出的水神信仰现象的分析,力图揭示寒信萧氏与“水上浮家”的关系,从而为客家学界开展“疍民”与“客家”族源关系的研究提供一点线索。

二、寒信村的“水府老爷”信仰

寒信村位于于都县城东北约40公里处,原属车溪公社,后在1984年乡镇合并重组时改属段屋乡。该片村含中街、上街、寒信墟、胡竹尾、土段上等6个自然村。^④

我们所要调查的水府庙,就在该片村的寒信墟。该庙位于长条形墟镇的最北头,庙的左侧是梅江,发源于宁都县,流经寒信村,后汇入贡江,再蜿蜒北去,汇入赣江再东转流入长江。正是这条流量极大、时涨时落的梅江的存在,才使这座供奉着温公和金公两位神灵的水府庙,在江边矗立了至少600年,成为寒信村忠实的守护神。

水府庙是方圆几十里内最大的庙宇,供奉着被称为“水府老爷”的温公、金公,此外还有赖公、杨公、龚公等神灵。每年以“水府庙”为载体的规模较大的庙会活动就有六次:正月初一抬着菩萨去“出行”、正月初十由“十老子”作头的“禳灯”、元宵节前后送邪气的“游船”、五月初六温公生日的“禳神”、五月“朝仙”、七月二十四水府庙“庙会日”。其中尤以7月份的“水府庙会”最为隆重。

在过去,“水府庙会”从农历6月份的最后那天开始,大约维持整整一个月,现在则缩短为一周(农历7月21日至7月27日)。为了筹备庙会,寒信村专门成立了“水府庙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多为德高望重的老者,下设后勤组、香火组、治安组、接待组、财务组、宣传组等机构。^⑤ 理事会每年的清明节期间就开始筹备庙会,他们召开缘首会议,发放缘簿,按片区指定负责人,进行募资。五月初七再次召集理事会会议,汇集缘簿,核定资金,并制订庙会期间的活动方案。七月二十一日正式开始,先是把庙里的菩萨抬到圩上连看两天的戏。所看的戏,多是当地的客家采茶戏,有时也会放映电影。演戏或放映电影的资金来自信民的捐献,一般是那些许愿应验者捐献的。2007年的庙会中,宽田乡三碓石村一个名叫管红花生的人,在广东开办了个小厂,在头一年碰上了麻烦事,回到

① 萧紫雷:《风水祖地,客家故园——寒信峡》,2010年编印。

② 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第六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客家文化寻踪”夏令营活动手册》,2009年编印。

③ 肖章荣等:《于都寒信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江西日报》2013年9月5日。

④ 于都县地名办公室:《江西省于都县地名志》(内部版),1985年编印,第163页。

⑤ 理事会各机构设置的职责分工如下:后勤组:主要负责采购、物资保管、洗碗、做饭、杂工等;香火组:主要负责扛神出游;治安组:主要负责安全,如防范火灾,维持秩序;接待组:负责接待远方宗亲或地方官员、媒体;财务组:负责庙会活动期间的财务收支;宣传组:负责宣传报道和庙会期间的酬神演戏等事务。此外,理事会还于2013年新增加了一个“祈福组”,主要职责在于开展祈福活动,并通过赐予开光挂饰给捐献者为庙会谋取更多财物。

家乡向水府老爷敬拜许愿,后来厂子顺利渡过难关,于是在次年的水府庙会日,他如诺捐了3600元连续演了6场戏。此事至今还被寒信村民津津乐道地传颂着。看过两天戏后,到了二十三日,菩萨又被抬回庙里做“香火”(法事),以迎接次日的盛会。

7月24日是金公菩萨的生日,也是水府庙会中最热闹的一天。这天一大早就有信众前来割鸡、烧香、跪拜、捐钱献物。鸡血洒在地上,汇集成一线涓流,流入旁侧的梅江。整个上午鞭炮之声不绝于耳,烟雾弥漫,落在地上的鞭炮纸屑,厚得没过脚踝,所以得有人及时打扫,否则容易酿成火灾。上午十一点左右,村民把庙里的菩萨抬出,经过圩镇和中街,最后到村庄东南方向2里外一个葬有宗族祖坟的叫“铜锣坪”的地方进行“练营”。所谓“练营”,据村民的解释,其实就是让水府老爷与萧氏祖先会面。“练营”时间长达3、4个小时,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才结束。“练营”期间,一直有道士做法事,做法事过程中,还有一个“偷菩萨”的有趣仪式:事先安排一个小孩把轿中的“朱光菩萨”偷偷藏起来,等抬轿的人发觉后,在场的小孩一起向抬轿的人要钱,等大人把钱撒给孩子们后,孩子们就会异口同声地高喊“有钱了,有钱了”,意思是“有前途了”。“练营”结束后,赖公、杨公、龚公等菩萨抬回庙里上座,温公菩萨抬到圩上看戏,而单留下金公菩萨进行“拼轿”。所谓“拼轿”,就是四个人抬着菩萨,上下左右大幅度地晃动。“拼轿”,年轻人分组轮流抬着菩萨晃动,看哪一组晃动的幅度大且平稳,这其实也是一项民间体育竞技活动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拼轿”不仅增加了庙会的娱乐性,而且还锻炼了年轻人的体力和合作精神。“拼轿”活动持续一小时左右,结束后就把金公菩萨抬到圩上,与温公菩萨放在一起看戏。菩萨放在圩上看戏,一直持续到七月二十七日庙会结束时,才被抬回庙中。

除了七月二十四日的庙会之外,与“水府老爷”相关的仪式活动还很多。

“出行” 正月初一子时开始,村民抬着“水府老爷”从庙里出来,沿着梅江河岸以及附近寒信村“出行”,沿途人家燃放香烛、鞭炮夹道迎驾。因为“水府老爷”是寒信村的保护神,大年初一的“出行”目的,就是想得到“水府老爷”的关照,一年都行好运。

“禳灯” 正月初十这一天,萧氏族人要把所有萧氏祠堂和水府庙里的纸灯换新,以示“添丁”、“增福”。换灯须按一定次序,先是总祠,其次是水府庙,然后是按照祖先的辈分大小,去各个分祠换灯。从这一天起,还由“十老子”(即十个70岁以上、夫妻健在、儿孙满堂的老者)出资,负责请人演戏、舞龙灯,并准备酒饭,请族人在祠堂喝酒、看戏彩,一直热闹到正月十五。如果选出做“十老子”的老人中有家境困难的,则由大伙一起凑钱给他。不过,近年来这一习俗已有一定变化,“十老会”已经不存在了,所有“禳灯”活动均由萧氏敦睦堂“族务理事会”牵头组织。

“送船” 每年元宵节这一天,村民抬着“水府老爷”到各个祠堂和各个屋场去巡行,巡行时前面有一条纸扎的龙船开道。每到一处,人们燃放炮仗,敬献茶果,同时,也会把“种子”(即用纸包着的象征邪恶或坏运的各种植物种子)扔进龙船。收集满“种子”后,巡行结束,回到水府庙,等到晚上子时一到,道士就端着装有“种子”的纸船,乘着一只小船,牵着一只鸭子,驶到梅江河中间。之所以要牵着鸭子,是因为鸭子会凫水、识路。船到河中间后,就把纸船点亮香烛,并放入河中,任由纸船连同船上的“种子”飘向远方。据说这样就能把瘟疫和坏运送到别处去。

五月初六“禳神” 这天是“水府老爷”中温公的生日,寒信人都要到水府庙祭菩萨,还要请道士为温公做法事。

五月初七“朝仙” 这一天,村民抬着“水府老爷”及庙中其他所有菩萨,到寒信村东边石门坎山上的永宁寺中做香火。五月初八接菩萨下山,到田野、村庄巡游,以保五谷丰收。巡游完后,最后聚集到铜锣坪举行“下营”仪式,即以“掷茭”的方式,预先诊断东南西北中等五个方位的丰收、吉祥情况。

三、“水府老爷”信仰的来源

“水府老爷”神通广大,信众很广。庙会日前来祭拜的,既有河上的渔民,又有岸上的农民,还有求财求发展的商人、读书人,“水府老爷”也被赋予保人平安、医治恶疾、救人危难、护佑富贵等诸多功能。虽然如此,我们从“水府老爷”的名称中,就知道这是一个水神信仰,它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功能,乃是平波救渡、保佑居水人家平安度日。这在流传至今的种种有关灵验故事中,也有充分反映。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就听到这么一个故事:清末石城商人陈万福从宁都、石城运百货,因为宁都河是石河,梅江是沙河,路上船被河里的石头凿破,水涌进船,眼见船要沉没,陈万福大喊“水府老爷救命”,结果突然一条鱼堵住洞,人船获救。陈万福为了感谢水府老爷的救命之恩,特地在庙会日到寒信捐了一大笔钱,请人演戏酬谢。

“水府老爷”是怎么来的?在水府庙墙上的一段碑文,就说明了“水府老爷”的来历:

寒信肖氏始祖寿六公,元明朝处士也,明初由赣州信江营卜迁峡溪,耕读之暇,恒垂钓于寒信峡前,祖传公定居寒信后之第二年夏,雷雨连朝,梅江暴涨,寺庙庄稼,冲毁无数,迨天霁水退,公趋峡前,方展钓具,见短木漂游漩涡中,检视,乃一神像,推返中流,回复至再,公曰:“神其有意与我同在此地开基乎?”负归建庙江边供奉,此为水府庙之始建。神容严肃,取色厉即温之义,因名“温公”。又以神自水中来,额庙曰“水府庙”,时为洪武某年五月初六日。秋,七月二十四日,又在同处获“金公”,金公以金身灿烂而得名,同供庙中,通称“水府老爷”,定出水之日为二公寿诞。^①

由这段碑文可知,寒信村的金温二公菩萨是从别处漂流过来的,这意味着“水府老爷”这一神灵信仰实际上早已存在。那么,究竟是从哪里漂过来的呢?也即是说,这一神灵信仰是从哪里传过来的呢?笔者认为,寒信村“水府老爷”应该是源自于赣州的“储君老爷”。

储君庙立于赣州储潭之畔。储潭位于赣州城东北10公里的储山下,是赣江河道上的一个深潭。赣江自储潭至万安,河道礁石密布,水流湍急,共有十八险滩,经常发生舟沉人亡事故。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中“惶恐滩头说惶恐”之句中所说的惶恐滩,就是十八滩中的一滩。古时在赣江上放排行船,途径储潭时,必会抛锚登岸,前往储君庙烧香叩头,祈求平安过滩。现在赣江十八滩中的暗礁虽已炸除,但来往船家还保留着上岸祭拜储君的习俗。

储君庙早在晋代就已建庙,庙中所供奉的,乃是“储君老爷”,也是一个水神。关于储君老爷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在当地民众中流传较广的,说他原是黄帝的儿子,因看不惯战争杀伐,故隐居至此。民众的这一说法,也与储君庙内的碑文基本一致:

储君者,黄帝幼子也。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随父战于逐鹿之野,目睹血流成河,尸堆如山,不忍再战。遂避地南荒,隐于赣县储山下。^②

神灵生前因是黄帝之子,贵为储君,所以被称为“储君老爷”。储君庙内的“储君老爷”全身金色,身着龙袍,头戴花冠。据当地人说,就是因为他是黄帝的储君,地位高贵,所以才有这样的打扮。

寒信村水府庙中的“金公菩萨”与“储君老爷”的形象打扮非常相似,也是头戴花冠,身着龙袍,方面大目,脸色慈祥。所不同的是,现在寒信村中的“金公菩萨”塑像并没镀金。但据《五修寒信水府庙碑文》中的“七月二十四日,又在同处获‘金公’,金公以金身灿烂而得名”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金公菩萨”的神像在被萧寿六公从河里捡来时,也是全身金光闪闪。现在的“金公菩萨”没有镀金,估计是该庙地处偏远,信众有限,暂时无足够资金来为菩萨塑造金身。

^① 萧汉:《五修寒信水府庙碑文》,该碑文刻录于一九九四年一月,现仍嵌于水府庙内右侧墙上。

^② 李孝和:《襄修储潭庙记》,该碑刻竖立于储君庙功德堂内,于2006年重修储君庙时镌刻。

不仅如此,“储君老爷”与寒信金公菩萨的生日也相同,都是在农历七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也是储君庙最热闹的一天,中间也有道士做法事,各地信众祭拜、用餐等。

也许是巧合,无论是寒信村水府庙,还是赣州储君庙,在农历五月份中也都举行一个小庙会。寒信村水府庙的庙会时间为五月初六,据说这一天是“温公菩萨”的生日。而储君庙的庙会时间是在五月十二日,主要是祭祀庙中的关公爷。这两个庙会,无论是参与信众的数量,还是庙会的规模,以及收到捐款的数额,都远不及七月二十四日的大庙会。这就反映出,无论是“关圣公”还是“温公菩萨”,在各自的庙宇和信仰中,都是居于次要地位。实际上,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了解到,当地信众对“温公菩萨”和关公菩萨的重视程度,确实远不如金公菩萨和储君老爷。虽然五月份中这两个庙会的日期并不完全一致^①,但由于两者在其他方面的高度相似,因此笔者认为寒信村的“温公菩萨”很可能就是由储君庙中的关圣公移植而来。

这里还需要对储君信仰移植寒信村的方式稍作说明。神灵传播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信奉者在外地供奉神像或私设小神堂,以求祠神保佑就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神灵传播方式。尤其是对长期在外漂泊者,或背井离乡、迁居异乡的人来说,“迁徙过程中,有形的物质需求与无形的心灵安顿同样重要,而宗教正好扮演此种‘安顿心灵’的重要角色。从相关文献和实际的田野考察经验中,常会发现移民社会将原居地宗教信仰或神祇,奉请随行以庇佑平安。”^②据学者研究,在宋代,就有很多往来各地的人群常随身携带所供神像,以便在旅途中或暂居地早晚祭拜。^③关于“水府老爷”的来历,在寒信村水府庙墙上的《五修寒信水府庙碑文》中,说是金温二公菩萨神像自水中漂流而至寒信的。如果“水府老爷”真是由储君信仰移植而来,这种关于金温二公漂流而来的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寒信村在于都境内的贡江上,而储潭庙则在赣江边上,贡江是赣江上游的一条支流,神像不能溯江而上几百里漂至寒信村。所以,更有可能的做法,应该是当年寿六公在迁入寒信村时可能就随身携带着“储君老爷”神像,或者是定居后再另造“储君老爷”神像,用来作为自己朝夕供奉的对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寒信“水府老爷”应该是一个“舶来品”,它是赣州储君庙中的“储君老爷”由寒信萧氏先祖经过精心打造,把它引进到寒信的。

四、从“水府老爷”信仰中看寒信萧氏的族源

从上述“水府老爷”信仰的仪式介绍中,我们基本可以清晰感觉到,寒信村“水府老爷”信仰与当地萧氏宗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几乎所有仪式活动,都是围绕着萧氏祖先和“水府老爷”开展的,体现了萧氏祖先和“水府老爷”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例如,在正月初十的“禳灯”仪式中,在宗祠挂完新灯后,紧接着就去“水府庙”里祭拜,然后才到各个萧氏分祠去祭拜。又如,在五月初七的“下营”和七月二十四日的“练营”仪式中,人们把“水府老爷”抬到葬有萧氏祖先的铜锣坪举行仪式,更是让人感觉到萧氏祖先与“水府老爷”之间的密切关系。《五修寒信水府庙碑文》所记载的关于萧氏先祖寿六公拾捡金温二公菩萨神像的故事,更是直接点明了“水府老爷”其实是萧氏先祖一手创造的。寒信萧氏先祖寿六公为什么要把赣州储潭边上储君庙中的“储君老爷”引进到寒信村来?这一神灵创造是否暗示着萧氏宗族与赣州储潭之间有着一定联系呢?

^① 笔者认为,造成赣州储君庙关公庙会与寒信水府庙“温公菩萨”庙会时间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源自于关公生辰的争议。因为关于关公的生辰,历来存在多种说法。如清代卢湛《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一书中认为关羽出生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六月二十四日;清代梁章距在《归田琐记·三国演义》中则说关羽生于五月十三日;而清代张镇在《关帝志》中倾向于五月十三日,但同时也补充了六月二十二这一说法。参见闫爱萍:《关公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以山西解州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36页。

^② 徐雨村主编:《族群迁移与宗教转化:福德正神与大伯公的跨国研究》,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4页。

^③ 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8—210页。

在水府庙《五修寒信水府庙碑文》中有这么一句:“寒信肖氏始祖寿六公,元明朝处士也,明初由赣州信江营卜迁峡溪”,这就明确说明寒信萧氏开基祖寿六公是在明朝初年从“信江营”迁来的。另外在萧氏族谱和寿六公祠内的碑文上,同样也有这样的说法:

赣邑之东,溯河而上,至于信江营,有萧氏者,为齐帝萧道成之裔。自元迁居至此,传至万五郎之子寿六翁,厌此地湫隘,不足以增其式廓,乃胥宇至零都峡溪,爱其山水清奇,遂卜居焉。^①

太祖肖寿六公,于明朝洪武初年,由赣州信江营北迁至寒信峡,喜见山水灵秀、大气磅礴,遂卜迁垦殖,构宅第于贡水之滨,耕读自立。^②

赣州“信江营”究竟在哪里?它与储潭储君庙有什么联系?据笔者收集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信江营”位于现在赣州城东面赣县大田乡境内桃江(明清地方志书中称“信江”或“信丰江”)与贡江合流处,这一地名也一直保留至今。“信江营”地名的来由,据当地人讲,是因为以前这里曾经驻扎过军营。这种说法也有相关文献得以证实。笔者查阅《赣县志》,得知在信丰江与赣县境内的贡江汇合处,确实曾设立“信丰江口塘”,里面常驻防兵五名。^③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信江营”的萧氏宗族来源于赣州章贡区沙河口。那么,章贡区沙河口的萧氏宗族又从何而来呢?笔者认真阅读了沙河口萧氏宗族在光绪年间所修的族谱,里面有一篇记文,对该地萧氏宗族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介绍:

萧氏祖先乃殷商微子之后裔,其二十八世祖萧何乃为西汉大丞相,萧何之后又延绵至南朝时梁朝开国皇帝萧道成,其曾孙萧球从金陵迁长沙。萧球的重孙萧绘因唐末五代社会动乱,乃从长沙迁江西吉州。“绘公生子三,长觉,次学,三簧,时已六十二世矣。唐季五代时,因避马氏乱,兄弟挈家而徙吉州泰邑之早禾渡。”传至明代,第九十世顺福公,生子三:朝崇、朝云、朝鹤。兄弟三人又从吉州泰和南富圩迁徙至赣州章贡储潭。后来,兄弟三人后裔子孙繁衍发展,分布在赣南各个地方。其中就有萧游、萧伯等裔孙播迁到茅店等地。^④

族谱中所提到的“茅店”,就在离桃江与贡江交汇点的不远处,而“信丰营”恰恰也在这一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认为,寒信萧氏应该与章贡沙河口萧氏存在深厚的渊源关系。寒信萧氏与沙河口萧氏之间的密切关系,从元宵节的“送船”习俗中也可看出。沙河口的萧氏在“送船”过程中,亦如寒信村萧氏那样,也有“收瘟摄毒”、收取五色种子包、抬神巡游、牵着鸭子到江心把龙船烧化等仪式内容。^⑤

通过对上述萧氏宗族脉络的梳理,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理解,为什么来自赣县“信江营”的寒信萧氏先祖,会把赣州储君庙中的“储君老爷”供奉到寒信村中来。因为储潭是湖南长沙萧氏经吉州泰和辗转迁到赣南后的第一个寓居地,这里早已存在的“储君老爷”信仰对长沙萧氏自然有着十分深厚的影响。作为储潭萧氏后裔的“信江营”萧氏,也应该是“储君老爷”信仰者。从“信江营”迁移出去的寿六公在寒信定居之后,很可能就把祖居地的“储君信仰”奉请到寒信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储君老爷”是水神,其神灵功能主要是平波救渡,保护水上人家行船顺利,为什么寒信开基祖把水神迎奉至新的寓居地,把水神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保护神,是否反映出寒信萧氏宗族与“水”的相关性。

从表面上看,寒信萧氏自“信江营”后,逐渐上岸营生,现在变成与周边其他姓氏的村民一样,也以耕读为主。然而,从若干事象中,还是隐约透露出他们是渔民后裔的信息。

① 《峡溪萧氏族谱序》,载于寒信萧氏敦睦堂《零邑峡溪萧氏重修族谱》(不分卷),清乾隆三年刻本。

② 《七修肖寿六公祠序》,1990年碑刻,该碑刻现存嵌于寒信村肖寿六公祠内墙上。

③ 《赣县志》卷23,《兵制·防汛》,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④ 《萧氏历代世系总序》,载于赣州沙河口崇鹤堂《萧氏族谱》(不分卷),清光绪七年刻本。

⑤ 张嗣介:《沙河口的萧氏宗祠崇鹤堂及祭祖俗》,罗勇、劳格文主编:《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7年,第111—115页。

例如,在上述“水府老爷”的来源传说中,反映出寒信萧氏开基祖寿六公有“垂钓”之嗜好,金温二公菩萨就是寿六公“耕读之暇,恒垂钓于寒信峡前”时捡到的。在乾隆三年的族谱中,也说寿六公喜欢“耕山钓水”：“翁之生在元祚将终之年,翁知天命已去,徜徉乐郊,故虽经济素裕,不乐仕进。惟耕山钓水,以适其志。”^①

又如,寒信萧氏至今还流传着当年寿六公迁到寒信峡时,最初居住在位于坑尾岭脚下一个叫“胡竹尾”的地方,该地离江边很远,每天去江边垂钓十分不便,于是就想办法与居住在江边却每天要赶鸭子到岭脚下放养的一位养鸭之人换了居所,这样寿六公就开始在寒信村这个地方发展起来。^②既然“每天去江边垂钓”,说明当时寿六公应该就是一个职业渔民。

再如,寒信村有一种叫“鱼蛋米粿”的独特小吃,是当地村民招待客人的佳馐。赣南其他地方的米果大多都是用米饭做成,而这种“鱼蛋米粿”则用鱼卵和着红薯粉经茶油烹炸而成。唯有那些经常垂钓或卖鱼的人家才有这么多的鱼卵做成这样的米粿。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也透露出寒信萧氏的捕捞垂钓职业的信息。

另外,由于寒信萧氏是从章贡萧氏彙分而来,章贡萧氏所执营业,也可窥探寒信萧氏最初的职业身份。

章贡萧氏乃世代捕鱼为业。当时,萧氏三兄弟从吉州泰和迁到章贡储潭之后,一直以捕鱼为业,“取渔利以营生”:

府君讳崇公,号德修先生,盖即原名朝崇老大人也,秉性清廉,寄怀高雅,世居吉州泰邑南富墟,其先尊人室家稍裕,明季时迫于军输而不能给,公居长云居次鹤居三,因与兄弟三人弃而违之,遂投章贡而至储潭焉,性喜乐水,业托钓鱼,或驾小舟而为网罟,取渔利以营生,当时人称为渔公钓叟,飘然负世外,欲仙之概恍,有渭水高风,因在赣郡上宪兵备道署内之有鱼缸户,历年完纳鱼税,与郭李二姓盟为兄弟之好。虽至今子孙尤多,绍其遗业耳。厥后遂与兄弟三人创业开基,复由储潭而徙七里镇沙河口居焉。^③

此外,谱中提到的萧氏与郭李二姓结盟之事,在至今仍流传于赣南的“萧李郭互不为婚”的故事中有更加精彩的描述:萧朝崇兄弟三人为了躲避官府重税,从泰和逃到赣州,靠钓鱼为生。一日,在赣县茅店江边钓鱼时,遇上官府稽查。所幸在江中行船捕鱼的郭福星出手搭救,才躲过了官兵的缉拿,俩人因此成为至交。后来两人又一起救助过一个名叫李福开的渔户,李福开感激不尽,所以三人结拜为兄弟,在一起共同打鱼,共同生活。萧李郭三姓结为兄弟后,其后裔一般互不通婚。^④

族谱中说“萧李郭”三姓以捕鱼为世业,并在赣南加入了专门的渔人户籍——“鱼缸户”,这类事情的真实性和在官方文献中亦可得到证实。明清时期,渔业税是官府专门向渔户征收的重要税收之一,“河泊所”是官府成立的管理渔业、收取渔业税的专门机构。河泊所征收的渔业税的范围十分广泛,但凡河流湖泊,池潭港湾,甚至浅水高塘等可以养鱼的水体,都成为征收对象。^⑤据地方志记载,明清时期官方在赣南地区也征收了渔业税。如嘉靖版《赣州府志》载:“赣县,带办河泊所渔课钞,二百二十一锭二贯三百七十文。”“雩都,渔课钞三十一锭一贯七百六十三文。”“会昌,渔课钞,三十三贯八文。”“宁都,酒醋、渔课等钞,五百三十九锭一百三十一文。”“瑞金县,渔课钞,一十

① 《萧公寿六先生传》,载于寒信萧氏敦睦堂《雩邑峡溪萧氏重修族谱》(不分卷),清乾隆三年刻本。

② 萧紫雷:《风水祖地,客家故园——寒信峡》,2010年编印,第124—125页。

③ 《崇公府君序传》,载于赣州沙河口崇鹤堂《萧氏族谱》(不分卷),清光绪七年刻本。

④ 这是研究生周小龙在赣州沙河口调查时听到的故事。关于水上渔家萧、李、郭三姓互不通婚的原因,沙河口的老人说不出来,只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他在寒信村调查时也了解到寒信峡的肖、李、郭三姓以前也互不通婚,当地村民说是由于对捕捞水域的争执导致三姓不和所以才互不通婚的。

⑤ 尹玲玲:《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第300—342页。

五锭一百文。”^①在清代道光四年的《宁都直隶州志》，也还有对“渔税”的记载：“渔课，本县每年奉勘合到县拘令渔户纳银二钱二分九厘四丝三忽，遇闰月加银一钱一分九厘三丝七忽，贮库。”^②从这些文献记载中，说明赣南确实存在着以捕鱼为世业，具有专门户籍，并向官府缴纳赋税的“水上浮家”。生活在赣州附近水域上的“萧李郭”三姓，应该就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因为寒信萧氏源自赣州萧氏，赣州萧氏属于典型的“水上浮家”，并且寒信萧氏所表现出来的亲水、亲渔的种种迹象，似乎都暗示了他们也是“水上浮家”的后裔。那么，这些“水上浮家”来自哪里呢？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在研究东南民族时也注意到，在赣江及其各支流上所存在的“水上浮家”，他认为这一群体乃属于古越族后裔中的疍民支系：

二十年前，我为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曾于《王阳明集》中见有江西九姓渔户的记载，谗知这一种水上浮家的九姓渔户，不仅存在于浙江，也存在于江西，而和闽粤两省的疍民，实皆为古代越族的遗胤……盖浙赣闽粤诸省皆为古代越族的居住之地，因其有居山、居水之别，于是在越族中分出畬、疍两支。……我们知道越人有山居、水居的习惯，其所谓居洞岩与桴筏者，我疑当即指山居的畬与水居的疍，他们与八闽的中原民族操着不同的语言，是以在中国史上，凡有畬族的浙、赣、闽、粤诸省，无不见有疍族、九姓渔户的分布，只其名称因地不同，如闽粤称疍，浙赣则名为九姓渔户而已。^③

傅衣凌先生关于在赣闽粤边区内陆河流上存在疍民的推测，在相关文献中就得到证实。例如，在乾隆时期的《赣州府志》中就明确提到，当时州府境内存在浓厚的“蛮疍之习”：

“(赣州府之)深山荒谷，则粤闽侨居，蛮疍之习，有时而染。”^④

从这条材料来看，赣南境内的“蛮疍”，或许与从闽粤两地迁移到这里的流民有关。

五、结论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水府老爷”信仰是于都寒信村最重要的神灵信仰，无论从神灵功能、神灵生辰还是祭祀仪式看，寒信“水府老爷”信仰都与赣州储潭庙的“储君老爷”十分相似，“水府老爷”信仰很可能是从“储君老爷”信仰移植而来的。寒信萧氏之所以会把“储君老爷”奉请到寒信，是因为寒信萧氏源自赣州萧氏，他们在迁到寒信后，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把故乡原有的保护神带到了寒信。同时，从把“水府老爷”这一水神奉迎为保护神，以及其他习俗中，我们可以推测寒信萧氏起初也是以捕捞垂钓为世业的“水上浮家”。

这一结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揭示客家人的族群来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以往关于客家族群来源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一致认为客家的族群来源包括南迁的中原汉人和南方的土著民族两大类。但与客家形成相关的南方土著民族具体有哪些，学者一般只注意到陆上土著居民，如“刀耕火种”的畬瑶之族和隐居在山间树丛中的诸如“山都”、“木客”之类的原始土著，而对生活在水上的居民却几乎从未关注过。实际上，作为赣闽粤边区的土著居民，“百越”民族既包括了那些“居洞岩”的山居土著，也包括了那些“家桴筏”的水居土著。无论是山居土著，还是水居土著，都有可能成为客家的族源。从本文的论述来看，种种迹象表明，那些自称为是客家人的寒信萧氏村民，很有可能就是从闽粤地区或从洞庭湖地区流移而来的生活在水上的“蛮疍”之族。如果这一推理成立，将有助于推动我们对客家族群来源的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 刁统菊]

① 《赣州府志》卷四，《食货·课钞》，明嘉靖十五年刻本。

② 《宁都直隶州志》卷十，《田赋志·田产》，“宁都州”条，清道光四年刻本。

③ 傅衣凌：《〈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之乱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④ 《赣州府志》卷二，《风土》，乾隆四十七年刻本。